

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中 王权的本质和职能

郭丹彤

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中的王权具有极高的神圣性。正是基于王权的神圣本质，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是审判者、财富的创造者、世界的统治者、最高祭司、教谕者，以及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有一座象征着他们的统治的圣城。无论是与埃及其他历史时期的王权相比较，还是与以色列早期王权为代表的古代近东其他文明的王权相比较，阿玛纳宗教所揭示的王权思想是独树一帜的，也是空前绝后的。

关键词：古代埃及 阿玛纳宗教 王权 犹太教

作者郭丹彤，1968年生，埃及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出现于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353年—1335年），以当时的埃及首都阿玛纳而命名。阿玛纳宗教倡导阿吞崇拜，同时否定其他神明的存在。这与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相背离，因此，自它出现之日起就遭到了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抵制。埃赫纳吞死后不久，该宗教遂被废止。

尽管阿玛纳宗教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但是由于它的反传统性，以及它在古代埃及宗教中的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百余年来，它一直是埃及学界和近东学界的热点问题。1894年，美国学者布里斯特德首次对阿玛纳宗教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阿玛纳宗教的研究。^①在研究阿玛纳宗教时，国外学者往往侧重于它的神学价值；^②近20年来，国内学者也有相关论著问世，但是他们由于过多强调阿玛纳宗

^① 参见 J. B. Breasted, *De Hymnis in Solem sub Rege Amenophide IV. Conceptis*, dissertation, Berlin University, 1894。

^② J.B. Breaste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1959, pp.312-343; E. Hornung, translated by T. Baines, *Conceptions of God in Ancient Egypt: The One and the Many*,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p.244-250; S. Morent, translated by A.E. Keep, *Egyptian Relig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51-257; D.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an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77-394; J. Assmann, *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3-55; Donald D. Montserrat, *Akhenaten: History, Fantasy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Routledge, 2001, p.98ff.

教形成前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政治冲突和阶级斗争，而把它当成埃赫纳吞借以对抗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势力的一种手段和措施。^①然而，阿玛纳宗教不仅具有很高的神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集中反映了古代埃及人的王权思想。基于此，本文将跳开阿玛纳宗教的神学问题，从王权的本质和职能入手，对阿玛纳宗教进行探讨，进而为我们全面研究这一宗教，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的王权思想提供一个较新的视角。

我们知道，来自阿玛纳时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其中最为重要的宗教文献则是从阿玛纳发掘出土的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政府官员的坟墓铭文。这些坟墓铭文中还包含了许多阿吞颂诗，而这些颂诗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来自阿伊坟墓的那一篇。该作品揭示了阿玛纳宗教的基本内涵，是阿玛纳宗教的最好总结和教义汇编，因此，它成为我们研究阿玛纳宗教中的王权本质和职能的首选资料。^②

一、阿玛纳宗教中王权的神圣本质

纵观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和宗教总是密不可分的，国王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因之非常密切。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甚至在以色列，很早就出现了神圣王权的概念。不过，古代埃及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国王和神之间存在着差别，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地把永恒的神与必死的人类的国王等同起来。根据来自于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浩农推断出至少从这一时期开始，国王的地位是在众神之下的。^③同时，神圣王权的概念也是现实存在的，尽管这种神圣性并不是王权最为重要的本质。

众所周知，阿玛纳宗教的兴起是一次针对古代埃及传统多神教的革新运动，因而，它与埃及传统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宗教体系放弃了传统的神圣王权的概念。^④埃赫纳吞的神圣性被清楚地展现在阿玛纳的艺术作品中，在这些艺

^① 参见周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25—34页；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0—471页；李模：《试论古代埃及的阿吞崇拜》，《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本文所引用的所有阿玛纳宗教文献都是笔者自译于古埃及语原始文献。笔者所用原始文献版本为桑德曼于1938年整理出版的《埃赫纳吞时代的铭文》(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Brussels, Bibliotheca Aegyptiaca VIII, Brussels, 1938)；原始文献翻译则参考了M. Litch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89—100；W. J. Murnane, *Texts from the Amarna Period in Egypt*, Atlanta and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5；J. L. Foster, *Hymns, Prayers, and Songs: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Egyptian Lyric Poetry*, Atlanta and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5, pp.100—107。

^③ E. Hornung, translated by T. Baines, *Conceptions of God in Ancient Egypt: The One and the Many*,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142。

^④ 关于埃赫纳吞宗教改革的论述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Donald B. Redford, *Akhnaton: The Heretic 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C. Aldred, *Akhenaten: King of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D. Montserrat, *Akhenaten: History, Fantasy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Routledge, 2001。

术中，我们看到阿吞的光芒直接照拂在王室家族的头上，每一束光芒的末端都是一只手，手中拿着象征着生命的埃及象形文字符号^①。这一表现形式的表层涵义十分清晰，这就是只有王室才能与阿吞神直接接触，在这种接触中，阿吞把生命赋予他们。该表现形式的引申涵义是，一方面，国王从阿吞神那里获得了生命，另一方面，国王的生命又是阿吞神生命的延续。基于国王的这种地位，他得到了类似神的赞美：“赞美你的卡，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恩-拉，他被崇拜在每一天，噢，太阳，他以阿吞的形象升起，他用他的美丽普照两土地。”^②

这里虽然含有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但我们很难否认，国王被神圣化了。在埃及语中通常被用在神的身上的 *i3w* “爱戴”和 *dw3* “崇拜”被用在了国王埃赫纳吞的身上，而且他还被赋予了 *R`* “太阳”的头衔，从而明确了埃赫纳吞和太阳神拉之间的一致。^③最后，词组 *mh t3wy m nfrw. f* “他用他的美丽普照两土地”则明确指出了埃赫纳吞具有神的本质。艾尔德里德认为与第三王朝时期的佐塞王相比，埃赫纳吞更具有了神的本质。换言之，他完全具备了国王与神同一的本质。他被当作，至少是被希望当作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神。^④阿斯曼也指出，阿玛纳宗教中真正的神首先是埃赫纳吞本身。^⑤从阿玛纳时代的王宫总管迈芮拉坟墓中，我们还发现这样一段铭文：“赞美你，啊，活着的阿吞，你用你的升起照亮了整个的大地，赞美国王的卡，他以真理为生，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恩-拉。祝他【墓主迈芮拉】万寿无疆，直到他被给予的寿命完结。”^⑥在这里，墓主把他的赞美不但给予了阿吞神而且还给予了国王，阿吞似乎是因其给予整个大地光明的宇宙之主的职能而受到赞美的。同时，墓主和阿吞神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埃赫纳吞来完成的，正是埃赫纳吞赋予了向神祈祷的人以生命。阿玛纳时代的祭司阿伊的坟墓铭文也写道：“正是通过信奉他【埃赫纳吞】的卡，我才得以生存，正是通过供奉他，我才使他满意。”^⑦在这里，墓主阿伊和阿吞神之间的联系又一次是通过他和埃赫纳吞的联系而实现的。

从上面的两段引文，我们看到，埃赫纳吞的神圣性是通过他与神之间的联系来表现的，而埃赫纳吞与阿吞神的父子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神圣性。阿玛纳时代的坟墓铭文中经常出现一些表现埃赫纳吞是阿吞神之子的语句，如 *p3 š ri nfr n p3 Itn`nh* “活着的阿吞美丽的儿子”，*s3. k pr m h`w. k* “从你的身体中剥离出来的你的儿子”等等。^⑧在这些语句中，埃赫纳吞与阿吞神之间的父子关系是通过含义为“儿子”的埃

^① C. Aldred, *Egyptian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180.

^②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Bibliotheca Aegyptiaca VIII, Brussel, 1938, p.39. 8. 引文中的“卡”，埃及语为 *k3*，在古代埃及宗教中指人的精神，它是永生不灭的。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恩-拉则是埃赫纳吞的一个王衔。

^③ 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Asholean Museum, 1981, p.7; p.310.

^④ C. Aldred, *Egyptian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180.

^⑤ J. Assman, “Die ‘Loyalistische Lehre’ Echnatons,” *SAK* VIII (1980), p.15.

^⑥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p.5, 18ff.

^⑦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p.99, 14.

^⑧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p.16, 17; p.54, 2.

及语名词 *s3* 和 *sri*,^①以及含义为“出生”的埃及语动词 *pri* 来指明的。^②然而,在古埃及语文献中,表示“出生”的最常见的动词是 *msi*,它通常是指人类以及其他一切生物的肉体上的诞生。^③而上述引文在表示“出生”一词时使用的却是另一个动词 *pri*,在古代埃及人的用词习惯中,这个动词通常指与肉体相对的精神层面上的显现。基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国王埃赫纳吞并不是以阿吞神肉体上的儿子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的父子关系更多地表现在精神的层面上。而且,神自生国王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动作,它更应该是一种连绵不断地从神那里承继神性的过程。下面一段铭文能够证明这一点:*msi. f s3. f spsy W`-n-R` mi qd. f nn irt 3bw*“他将自生了他的伟大的儿子,瓦-恩-拉,正如他的形象没有终止。”^④在中埃及语语法中,*msi. f* 是表示意愿和将来的动词形式。因此,在这里,该动词形式的最佳译法应该是“他将自生”,揭示了埃赫纳吞从神那里获得了绵延不断的生命。^⑤

阿玛纳神学中王权的神圣性被埃赫纳吞与阿吞神之间的同一性进一步确认。阿玛纳时代的王室侍从图图的坟墓铭文曾这样写道:“瓦-恩-拉,真理的统治者,永恒的儿子,活着的阿吞,上下埃及之王……”^⑥“敬祝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恩-拉永远健康,阿吞……他是人类的创造者。”^⑦上面两段铭文明确地阐释了国王与神之间的同一性。正是因为这种同一性,埃及国王埃赫纳吞就有了只有阿吞神才有的一种职能——人类的创造者。

总之,在阿玛纳时代的王权思想中,国王就是神,是阿吞神精神上的儿子,他从阿吞那里获得了绵延不断的生命,甚至与阿吞神本身是同一的。

二、阿玛纳宗教中王权的职能

那么,具有如此神圣本质的阿玛纳时代的国王有着怎样的职能呢?

1. 国王是审判者。从阿玛纳宗教文献中我们知道国王是以“真理为生”的人,从这一称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具有审判和维护秩序的职能。^⑧由于受到正义女神马阿特护佑的埃及国王具有审判职能这一观念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在此我们无需赘述。^⑨正是由于国王与马阿特的联系密切并深入人心,因而如果没有马阿特,王权就等于是并不存在的。尽管阿玛纳宗教是一种反传统的宗教,但是它却继承了埃及传统宗教中国王是审判

^① 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207、p.270.

^② 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p.90-91.

^③ 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116.

^④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p.14, 10ff.

^⑤ J.P. Allen, *Middle Egypt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5.

^⑥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on*, p.71, 11.

^⑦ 同上, p.82, 8.

^⑧ 同上, p.74, 1ff.

^⑨ 玛阿特,埃及语形式为 *m3't*,含义为“秩序”、“真理”、“公平”、“正义”、“审判”等等。在埃及宗教中,玛阿特以女神形象或羽毛的形象出现。

者的观念，因为马阿特的概念是古代埃及所有宗教的基础。

2. **国王是财富的创造者。**在阿玛纳宗教文献中，我们发现，埃赫纳吞被称作 *p3 h`py `3 n t3 r dr. f p3 k3 n nbw* “整个土地的伟大的尼罗河，所有人的卡”。^①他又被描绘为 *k3w s3w n kmt* “埃及的食物和安全”，也被称为 *h`py. sn irr `nh. sn* “给予他们生命的他们的尼罗河”。^②众所周知，尼罗河与埃及人的生活休息相关，它是埃及人富足生活的保证。于是，被喻为尼罗河的国王也便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有了密切的联系。而阿玛纳时代一个十分常见的句子 *mh t3wy n nfrw. f* “国王就是使两土地物产丰美的人”，则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埃及国王具有财富的创造者的职能。在埃及民众心里，国家的繁荣和他们生活的富足是国王完美的统治所带来的，而国王的英明与否又集中体现在国家是否繁荣。

3. **国王是世界的统治者。**阿玛纳宗教文献写到：“他们都匍匐于被阿吞所爱的乌-恩-拉脚下，”^③“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在称颂：噢，活着的太阳，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恩-拉，我们永远都臣服于你。”^④“整个世界都归你所有，靠尔，库什和其他所有的土地。”^⑤

阿玛纳时代的埃及正处于衰落阶段，因此，这些文字决不是当时埃及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埃及国王被当作世界统治者的理想。国王作为阿吞神的现世代理人，借助于神无穷的力量统治着整个世界：“你是拉，因为你到达他们的疆界，并为你所爱的儿子去征服他们。”^⑥

在这里，我们看到阿吞作为宇宙神，其力量辐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位伟大的神明把他对各国各民族的统治权赐予了他的儿子埃赫那吞，于是，阿玛纳宗教文献中的埃及国王拥有了救世主的特性。需要说明的是，埃及王权的世界性不仅仅体现在阿玛纳这一个时期，而是贯穿于整个埃及文明的始终。

4. **国王是最高祭司。**从表面上看，阿玛纳时代的埃及统治者同时还履行了祭司的职权。从这一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埃赫纳吞在神庙中演绎着祭司这一角色。他以阿吞神最高祭司的身份积极参与宗教事务，因此，在阿玛纳时代的宗教生活中，埃赫纳吞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

5. **国王是教谕者。**阿玛纳宗教中埃及国王的最后一个重要职能是作为教谕者。在阿玛纳时代，埃及国王是唯一拥有关于阿吞的知识的人，这主要归因于他是阿吞之子的特殊地位：“你在我心里，没有其他的人认识你，除了你的儿子奈菲尔-海普如-拉 瓦

^①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p.16, 9.

^② 同上, p.28, 15.

^③ 同上, p.31, 1.

^④ 同上, p.81, 19.

^⑤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p.81, 11.引文中的靠尔(Khor)和库什(Cush)皆为地名，前者位于西亚，后者指的是努比亚，也即现今的苏丹。

^⑥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p.93, 15.

一恩一拉，你使他聪慧。”^①

由此我们看到，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是揭示神意的工具，是神的唯一代言人。正是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位向埃及及民众传播阿玛纳神学的教谕者。阿玛纳时代的王室侍从图图的坟墓铭文似乎向我们暗示了埃赫纳吞的这一职能：“为了教谕我，他每天都很早升起，因为他十分关心我是否按照他的教谕行事。”^②

这段话似乎暗示我们，埃赫纳吞制定了十分规范的教谕。通过这些教谕，他的宗教思想得以传播给他的信徒和追随者。那么，是否进而也存在着这样一套包含了埃赫纳吞教谕的完备的文献或神学理论体系呢？答案无从知晓。因为，即使这种文献确实存在过，那么它们也在埃赫纳吞死后难逃被毁坏的厄运。人们通常认为，阿吞颂诗实质上是这种神学体系的诗化形式，它在一定范围之内包含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神学理论。埃赫纳吞作为教谕者的职能告诉我们，阿玛纳宗教应该是建立在埃赫纳吞教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区别阿玛纳宗教和埃及传统宗教的重要依据之一。弗兰克弗特曾指出，对古代埃及传统宗教的基本教义进行归纳几乎是不可能的。^③事实上，埃及宗教建立的基础不是神话和教义，而是仪式。与埃及传统宗教不同，阿玛纳宗教则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教义体系，这一点充分展示了埃赫纳吞宗教和传统宗教的本质差异。

6. 国王的统治中心。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阿玛纳宗教中的国王具有神的特性，他是神的儿子，是正义的象征，繁荣和财富的创造者以及世界的统治者。简言之，国王是一个救世主式的统治者。然而，政治与宗教的完美结合是需要通过一座神圣的城市来实现的，于是，埃赫纳吞应运而生。埃赫塔吞，埃及语读做 *3h-t3-Itn*，含义是“阿吞神的地平线”，考古遗址名是阿玛纳 (Tell-el-Amarna)。从这座城市的埃及语含义就完全能够看出，它不但是救世主式的统治者埃赫纳吞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阿吞神的崇拜中心。^④埃赫塔吞创建于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占地面积 65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50000，它是当时近东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化的大城市。埃赫纳吞统治的第 5 年，他把首都迁于此。他死后，埃及首都又被迁回底比斯，该城遂被废弃。于是，以该城为崇拜中心的阿玛纳宗教也随之消亡。

三、余 论

在古代埃及，神圣王权的思想早已有之，它是埃及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然而无论是在阿玛纳时代之前还是在阿玛纳时代之后，埃及的王权从来没有像阿玛纳时代的王权那样具有如此的神圣性。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埃赫纳吞不仅被神化了，事实上 他就是神，是一位与他所崇尚的阿吞神有着同等

^①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p.95, 16f.

^② M. Sandman, *Texts from the Time of Akhenaten*, p.77, 5.

^③ H.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45.

^④ 关于阿玛纳城的考古发现，参见 B.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261-318.

地位的神。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阿玛纳宗教不是只有阿吞的一神崇拜，而是阿吞和埃赫纳吞的双神崇拜。基于国王如此神圣的本质，它具有与神相似的诸如审判者、财富的创造者以及世界的统治者等职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宗教中，阿玛纳宗教并不是唯一一个存在着王权思想的宗教体系，王权的思想同样也存在于犹太教中。然而犹太教中的以色列早期王权的神圣性却远远不及阿玛纳宗教中的王权。事实上，在以色列的早期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与王权相对抗的思想，甚至当扫罗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后，一股来自撒母耳的反抗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不仅如此，以色列的早期王权也是有限的，如在对民众的控制方面，大卫王的权力就是有限的。因此，拿单能够责备大卫王夺走了赫梯人乌里亚的妻子拔示巴。^①又如以利亚在亚哈王打死拿伯并霸占他的葡萄园后，毫不犹豫地去向阿哈布抗辩，而这种抗辩在埃及是很难想象的。^②另外，与埃及相比，以色列君主体制更加制度化。在《旧约全书》中，我们看到大卫王与以色列的长老们在西布伦谈判，^③而当罗波安王在以剑表示拒绝接受以色列长老们让他善待民众的建议时，他们就用拒绝承认他的合法统治来回应。^④最后，以色列国王的不断更迭也表明了民众对王权缺乏足够的敬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王权的神圣性上，以色列国王与埃及阿玛纳时代的国王不可同日而语。埃及的统治者至少是在理论上被当作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神，以色列国王却从来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大卫王时代的国王，即使可能被当作耶和华的子孙，但却始终脱离不了人类的范畴，而且至少是在理论上服从于耶和华的法律制度。

综上所述，无论是与埃及其他历史时期的王权相比较，还是与以色列早期王权为代表的古代近东其他文明的王权相比较，我们发现，阿玛纳宗教所揭示的王权思想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独树一帜的。阿玛纳时代的国王具有神的一切特质和职能，因而在埃及人的宗教生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以最高祭司和教谕者的身份出现，亲自向埃及民众宣扬阿玛纳宗教教义以及神圣王权思想，这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古代近东文明的王权职能上无疑是缺失的。也正是基于这些文明的国王们较少参与宗教事务，在宗教生活中，他们的地位要比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低得多。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第477—480页，第11—12节。

^② 《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551—552页，第21节。

^③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469页，第5节，第3行。

^④ 《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532—533页，第12节，第1—17行。

Japanese Buddhism in Taiwan was direc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policies and attitudes of the Japanese Buddhist sects toward the missions in Taiwan; finance support; relationship with the Japanese colonist authorities in Taiwa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missionaries; the identity with the original belief system of Buddhism of Taiwan.

St. Dominican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an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Zhang Xianqing

Dominican missionary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is an important participator of the significant events of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tholicism, he made firs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ritual problem in the reality in east region of Fujian province, and was detached to present suspicions and questions about the ritual problem raised by little brother order to pope, thereby broken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voice of Jesuits in Chinese vice province since 1582, made Chinese ritual question expanded to European Catholic Church from a Controversy within the Far East missionary society, mad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urther expanded. Owing to Morales' journey to Rome, a series reaction subsequently happened, the Chinese ritual problem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event that involv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last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Kingship in Amarna Religion

GUO Dantong

Amarna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represents the divine kingship. Owing to its divine nature Egyptian king in Amarna age is the agent of justice; creator of prosperity; universal ruler; highest priest and instructor, also he has a divine city symbolizing his rule. Compared with kings in the other periods of ancient Egypt and ones in the other civilizations in near east, kings in Amarna age is the most divine and has highest status in religion.